

中国近代教育史
教学参考资料

下册

陈学恂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近代教育史 教学参考资料

下 册

陈学恂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邱 瑾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下册

陈学恂·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冠中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99,000

1987年3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

ISBN 7-107-0029/G·93 定价 2.25 元

目 录

第七编 外国传教士在华举办的 学校教育事业

第一章 传教士的教育言论和教育侵略方案

一、教育言论	(1)
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1877年)	(1)
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1890年)	(12)
谢卫楼：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1890年)	(25)
李承恩：教会学校的历史、现状与展望(1890年)	(35)
李佳白：中国宜广新学以辅旧学说(1897年)	(46)
李提摩太：中国的教育问题(1899年)	(50)
二、教育侵略方案	(54)
李提摩太：论新学部亟宜设立(1890年)	(54)
李提摩太：新政策(节录)(1895年)	(56)
林乐知：治安新策(1897年)	(58)
三、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教育事业概观	(60)
露懿思：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之情形	(60)
赵传家：中国基督教学校简史	(67)
陆丹林：民国前的教会女学校	(74)

第二章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马礼逊：教育会章程(1836年)	(85)
韦廉臣：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	(86)
程湘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成立之经过	(91)
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节录)	(97)

第三章 教会大学的创办

一、天主教大学	(114)
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节录)	(114)
震旦大学办学及教学情况	(117)
王绍桢：辅仁大学校史(节录)	(118)
二、基督教学大学	(122)
刘广京：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学大学	(122)
东吴大学(1901年)	(131)
二十五年来之东吴	(131)
李中道：回忆东吴大学及东吴法学院(节录)	(133)
林乐知：中西书院课程规条	(140)
圣约翰大学(1906年)	(141)
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	(141)
卜舫济：圣约翰大学沿革略	(143)
金陵大学(1911年)	(147)
金陵大学校史(节录)	(147)
陈裕光：回忆南京金陵大学(节录)	(149)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	(154)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	(154)
齐鲁大学(1917年)	(160)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节录)	(160)

燕京大学(1919年)	(185)
陈礼颂、程曦：燕京大学建校经过	(185)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史略	(187)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实现了的梦想(节录)	(190)

第四章 教会中等教育的发展

一、天主教中学	(200)
徐汇公学校史(1849 年).....	(200)
二、基督教中学	(201)
缪秋笙、毕范宇：基督教中等教育的沿革	(201)
上海清心书院(1860 年).....	(206)
范约翰：清心书院滥觞	(206)
薛思培：清心中学堂二十年之历史	(209)
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881 年).....	(211)
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章程	(211)
上海圣玛利亚女书院(1881 年).....	(218)
圣玛利亚女校沿革	(218)
圣玛利亚女书院章程	(221)
登州文会馆(1891 年).....	(224)
山东登州文会馆正斋、备斋分年课程表	(224)
上海中西女塾(1892 年).....	(225)
江宗海：上海中西女塾记	(225)
上海中西女塾章程	(227)
〔附〕 欧美人在在中国之教育设施(节录)	(230)

第五章 英、美利用“减免”庚款，对中国进行教育侵略

一、英国	(245)
李提摩太：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节录)(1901 年).....	(245)

岑春煊：奏请将晋省赔款五十万两	
交英人设学折(1902年)	(245)
山西大学堂合同(1902年)	(248)
二、美国.....	(251)
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节录)(1906年)	(251)
美国政府1908年“减免”庚子赔款情况	(253)
〔美〕宾德：美国“退还”赔款记详	(254)
袁希涛：庚子赔款退还之实际与希望	(258)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节录)	(282)

第八编 教育统计

第一部分 全国教育统计表

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教育统计表	(293)
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教育统计表	(310)
三、宣统元年(1909年)教育统计表	(328)
四、民国元年至民国五年(1912—1916年)	
教育统计表.....	(344)
〔附〕黄炎培：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	(354)
五、民国七年至民国十年(1918—1921年)	
教育统计表.....	(362)

第二部分 留学美国、欧洲、日本学生统计表

一、1872年至1875年留学美国幼童年龄、籍贯、	
返国后职业分配表	(370)
二、1854年至1953年留学美国学生人数统计表.....	(372)

三、1906年至1921年留学日本学生人数统计表.....	375
四、1914年至1915年留学欧洲各国官费学生统计表	(376)
五、1914年至1915年留学美国官费学生统计表.....	(378)
六、1914年至1915年留学日本官费学生统计表.....	(379)

第三部分 教会学校学生人数统计表

一、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历年增进 表(1876年至1920年)	(380)
二、各国宣教会在华设立学校统计表(1921年,.....	(381)
三、基督教势力范围中之教会学校及学生 统计表(1921年)	(384)
四、各省基督教会中小学校统计 表(1921年至1922年)	(387)
五、天主教会学校学生数和青年会学校学生数 统计表(1919年至1922年).....	(388)

第七编 外国传教士在华举办的学校教育事业

第一章 传教士的教育言论和教育侵略方案

一、教育言论

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

(1877年)

基督教与教育就它们本身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它们之间有着自然而强烈的亲和力，使得它们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必要的智力训练包含着道德的训练。所有真理都是相互联系的，无论是历史还是科学都与宗教有着许多方面的联系。再者教育是在青年时期进行的，而青年时期正是性格和思想的形成时期。因此青年教育一直是教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教会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它不能把教育这项伟大的工作留给世俗社会去办。

无论哪个时代，基督教所到之处，它总是成为知识界的朋友和保护人。各知识领域中绝大多数的杰出人物都是它的信徒。早期教会大多数著名的传教士都是知识渊博的人。在中世纪，绝大多数的知识都掌握在僧侣手中。随着黑暗时代的到来，宗教和知识双双衰落；而当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唤醒欧洲并使它进入一种新生活的时候，宗教和知识又同时复苏。今天，凡是纯正的基督教所

到之处，知识和普通教育就取得最大的进展。所有这些道理都说明并不是基督教有赖于知识而存在，而正是基督教把知识视作天然同盟者而加以扶持。

这种联盟不仅在一般意义上说是确实存在的，对于十九世纪重建的科学来说尤其如此。各门科学虽然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但是我们确信科学的伟大原理是建立在不可动摇的真理的基础上的。这与早期的肤浅理论不同，正如白天与黑夜截然不同一样。这些有关精神与物质的科学真理，事实上只是上帝未成文的规律的展示，因此在探求这些科学真理方面，基督教是一支主要的力量。它理直气壮地声称知识归它所有，并在知识中寻求一种它既不害怕也不羞于掌握的工具去追求真理。

由此可以推断，基督教会应把教育作为它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它们已经这样做了，教会的历史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有些人主张办学，另一些人则反对办学，甚至指责他们滥用信徒奉献的款项，是亵渎神职。公正地评价学校的作用主要应依据办学的目的。主张办学的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有些人主张办学是想通过学校来争取众多的异教徒男女孩童，使他们在基督教真理的影响下能够皈依上帝，特别是能够成为福音的布道者。另一些人则认为学校只适宜于做开辟工作，为撒播基督真理的良种作准备的间接机构。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第一种看法是最普遍的，然而它却是一种肤浅的观点，只要对于这个问题作更深一步的考虑的话，这种观点就将得以全面修正。这种观点的流行造成中国的教会学校大部分是初等学校，而教学又多只限于教义课本。绝大多数反对开设学校的意见就是针对这种观点而来的。下列这些论点在我看来可以看作是反对上述观点的总结：首先，它使

教育仅仅成为诱导学生前来的一种手段而已，其真正的目的不是教育他们而是使他们信仰基督教。坚持这种观点就要求学校一旦学生皈依上帝，就让他们辍学离校，除非他们发誓他们的目的是要成为传道士。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某些地方已相当流行。其次，如果以转变信仰为目的的话，教育并不是上帝指定用来实施这一目的手段。汉字也好，算术也好，地理也好，对于更新心灵是毫无作用的。宣扬基督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上帝指定用来转变人们信仰的一种手段，任何想代之以别的方法的人必定会大失所望。难怪那些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来办学和评价学校的人很快就承认遭到了失败。不要以为我认为学生信仰的转变是无足轻重的事。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希望并要努力达到的主要目标。但这种教学效果不如主日学校的教学效果，其道德影响也不如师生间的相互交往所获得的效果好。学校不是改变信仰的直接手段，但是它提供了一个转变信仰的好机会——这种转变不但其本身是我们极其希望实现的，而且对于正确利用学生所获得的教育也是极其重要的。

另一种理论——即认为教育是一种间接手段，它只能产生间接的效果——更接近于真理，虽然它的前提并不完全正确。教会学校的目的，我认为是要对学生进行智力的、道德的与宗教的教育，不仅使他们皈依上帝，而且使他们在信仰上帝后能够成为上帝手中捍卫和促进真理事业的有效力量。传播西方科学文明知识的学校还必须注重学生的体育和社会教育。因此，间接作用说是合理的，必要的，这一点是容易得到证明，而且事实上也为大家所承认的。很少有哪个传教士觉得必须言必讲宗教，即使在他们的教堂里也是如此。据我所知有许多人为了交朋友和消除偏见常常花许多时间与精力和听众交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诸如外国情况，哲学，地理，天文等等。其他已把当地教会联合起来的人，还花大量的时间计划和协商信徒们在物质方面的权利与财产等问题。许多

传教士还在施医方面花去不少的财力、物力，为了同样的目的建立了广泛的医疗慈善机构。所有这些机构所起的作用都是间接的，但它们既明智又有效。要控制所有国家的基督徒并不象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呆板。这种控制术又不是仅仅给予信徒的，而是给予整个教会的，它不仅仅包括布道而且还包括采用有利于达到目标的各种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这些手段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一些是重要的，另一些则是次要的；有一些能立竿见影，另一些则是效果迟缓；有一些可以单独采用，另一些则是只有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才有效果。但是一切不与基督教道德标准相抵触的方法、手段都是合理的，它们的使用只取决于便利性原则。

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教化，这是件极其复杂的事。那些思想简单，以为不需要计划和组织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使最大多数的人皈依上帝的人，对问题的看法是很不恰当的。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教化，其含意不仅指要争取信徒，更重要的是要使所有国家都成为基督教国家，消灭异端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观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它意味着不论距离远近、贫富、开化或愚昧，都应该成为基督教影响所及的地方。总的一句话就是要使基督福音普降全世界。

人们曾把教会的工作与军队的工作作过适当的比较。军队的目标不只是尽可能多地杀伤或俘虏敌人，而是征服他们。让所有战士冲锋陷阵并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这并不是最好的策略，最好的策略是组织一个由骑兵、炮兵和步兵组成的联队，配以后勤部队和卫生人员，然后通过切断敌人的供应来源，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和杀伤敌人来夺取胜利。教会也一样，它的目标不单是使尽可能多的人皈依基督教，而是要使整个国家基督教化，摧毁异教堡垒和支持异教的信仰，号召解放了的信徒，顺从拯救他们的将领。同样的说法之所以有理，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组织一支有战斗力的

军队，人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主要要考虑的问题。军队的素质、训练与指挥同样十分重要。教会也一样，教徒人数不是唯一的目标。善于传教，能争取其他人皈依基督教，这种素质和才能也同样重要。这种关于教会天职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向我们表明它的工作是多么广泛，实现目标的手段又是如何多种多样。在所有这些手段中，青年教育无疑是获得一种重要地位的手段。

反对教会学校的人们信心十足地借用使徒时代的前例，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使徒们并没有开办学校传授科学，只是宣讲福音。这个观点听起来有理，并似乎有可取之处，但无论如何，这决不是结论性的。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手段不同于而且超越于使徒们所采用的方法手段，虽然这两者都是合理与明智的。使徒们并没有创办主日学校，也没有组织神学理论班和建造教堂，但是这些事物并不因此遭受谴责。这一问题的真谛在我们看来就是：使徒们运用的是上帝所给予他们的方法手段，他们要受到当时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的制约。上帝当时并没有给予他们优于传教对象的科学与教育，因此他们没有开办学校。但是，上帝也给了他们创造奇迹的力量，这是一种他们可以自由运用的力量——并不是因为治好一个人的缺陷，或者打开一个人的眼界就能拯救他的灵魂。而是因为这种力量能证明神的付托，并使他们获得权威和影响，因此间接地有助于灵魂的拯救。今天，上帝没有给教会以创造奇迹的力量，以证实它们的预言并且促使异教徒归顺上帝，但上帝通过圣灵的直接启示，正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给予他们以真正的科学，并希望它们用同样的办法来使用科学，以争取人们皈依上帝，为他们信仰福音开辟道路。至少可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所有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由上帝恩赐给基督教国家的，当上帝凭借圣灵唤醒教会从事前所未有的使世界基督教化伟大工作时，情况也是如此。所有科学都属于教会，这是合

乎情理的，它是上帝特别赋予教会去打开异教邪说的大门的工具和争取人们信仰福音的手段。中国人把近代科学的发展看作近乎奇迹，惊叹不已。因此，我认为基督教传教士不仅有权开办学校，教授科学，而且这也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

有些人说，他们并不反对把教育列为教会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这项工作要由专门的传教士来做。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教学与牧师的正当职责不相符。我没有时间来充分论述这一涉及全体牧师的问题。但我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种观点已为许多最明智和最杰出的牧师所不取。如前所述，教会常常是教育的积极促进者，而它对教育的促进主要是通过牧师的努力来完成的。从教会诞生初期直到今天，许多著名的教会人物都或多或少从事一些教育工作，英国的情况我不能确定，但是在美我可以断言十分之九的大学校长是由牧师担任的，至少有四分之三的教授是牧师，各专科院校和女子学院也有一半以上是由牧师负责管理的，所有这些牧师都或多或少从事一些教育工作。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是否准备谴责所有这些人——包括韦兰、伍斯特、霍普金斯、麦科什等——不忠于他们的牧师职责呢？传教士为什么要开办学校是有许多特殊的重要的原因的。除了一些贩卖宗教小册子和行医的人外，他们是在异教土地上传播基督教的唯一使者，因此如果要办学的话，就应该由他们来办。有些人建议通过派出专职教员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是并没有派送教师。虽然在有些情况下，也曾经派送过，但总的来说没有成功。要寻找合适的人十分困难，原因是具有传教士精神的合适人选几乎总得在接受圣职之后才能去异教地区。近年来曾派送过一些女士去女子学校任教，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主要问题。事实上教育工作已自然地落到了传教士肩上。传教士得到当地教会的信任，他懂得训练有素的当地宣教师的必要性；在与人民交往中，他也看到为了破除异端迷信，迫切需要使人

民了解真正的精神与物质学说。这样他很自然地就要去开设学校。当初对办学怀有偏见的人到异教国家的也不少，但不出十年他们自己也负责开办了一所学校。一般的说，传教士的职责比起国内牧师来要复杂得多。他作为基督教的唯一代表出使异邦，凡是教会为推翻异教信仰所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他的任务，这些工作除了公开宣教之外，还包括私人间的谈话，分发书籍，编纂文法与字典，教学，编写课本，写文章和出版报纸，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传授西方文明生活的一般技艺。

有些人试图通过收集统计数字来表明教会学校没有什么成绩，以此来抨击教会学校。直率地说，如果能有一分公正而全面的办学总结表明教会学校确实大大不如其他机构有效的话，那么我们的责任当然就是抛弃这些学校。但是在这方面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而且人们告诫我也做不到这一点。为这种目的所提出的统计数字几乎都是依据这种设想，即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宣教师。因此统计图表列出的唯一结果就是培养出来的宣教师人数。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种做法是极不公正和不能令人信服的。它对于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所具有的卓越才能和广泛影响，丝毫不加考虑。它全然无视从事教学或其他职业的学生，他们的良好的影响可以与成为宣教师的人相媲美。他们也同样忽视了在学生对家人和朋友所起的巨大影响，最后，他还根本没有认识到一种优良的教育和科学知识对一个迷信异教的社会所必然产生的深远影响。所有这些是不可能用统计数字列表说明的，但是如不考虑这些方面的情况，所得出的结论会是极不公正和不能令人信服的。如用这种观点去看待问题的话，那么很少有哪些机构不受谴责的了。

我想以上所说已经充分表明教育是教会工作的一个合理部分，并对反对意见也作了回答。接下去我将提出一些看法，用来说

明教育在中国作为推翻异端的一种积极力量的重要性。

但作为前提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教会的一种力量，教育是很重要的，但它不是最重要的。教育不能取代传教的位置，传教应摆在第一位，这是无可争议的。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把他的全部时间用在教育方面而轻视或放弃传教的。如同前述，教育主要是一种间接力量，因此它必须附属于更重要的直接力量。再者教育在不同时代的重要性也不完全相同，同时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去从事教育工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环境需要制定不同的工作计划。我不希望被误解。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把教育提高到作为中国基督教化的一种伟大手段的地位，而只不过是要表明它的重要性并为它争取合理地位而已。

第一，教育是培养一批有效而可靠的当地牧师的重要手段。要使所有本地的传教士都受过高等教育，这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有些教会虽然其传教士教育水平很低，但也办得很出色。但是本地的传教士都应当是受过教育的人，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在中国，教育极受人们所推崇，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社会上所能起的影响极其有限。中国的经典教育是这样一种教育：西方传教士想在其中出人头地，依靠它来谋取地位和发挥影响是既不实际，也不可取的。他们应该依靠西方科学知识在人民中取得好名声与好影响，这样做更好些，虽然西方的科学知识到目前为止还很少为中国人所了解，但是它有着极高的声誉，因此一个精通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知识的本地牧师也将取得其他途径无法取得的声誉与影响。有了这一条件，他们的地位就非农村地主所能比拟了，而后者正是用异教来束缚民众思想的主要力量。由于传教士掌握了傲慢的中国学者既无法否认又难于抵制的科学知识，因此他能取得人民的尊重和信任。教育不仅作为扩大影响的手段是有价值的，而且它是清除传教士头脑中残存的迷信思想，使他成为

稳妥可靠的圣经传播者的最好手段。基督教是真理，而一切真理是互相关联的。因此，一种真正的精神和物质学说是基督教的最好副手和支持者。它能够保持教义的纯正，并抵制异端邪说的侵蚀。掌握了真正的科学精华的中国牧师必定是——其他方面都一样——最优秀的和最可靠的圣经传播者和最有才能的圣经保卫者。

第二，教育对于为教会学校提供教员并由他们把西方的优良教育引进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基督教徒的子女为什么不进世俗学校，是有充分理由的。基督徒也热切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受到比世俗学校更好的教育。这种愿望是完全自然而正当的。并且随着基督徒人数和财富的增长，他们的愿望日益强烈。教会一经建立就会产生开办学校的愿望，就会产生对教员的需求，这种教员不仅能教中国古典作品，还能教各门普通学科，如地理、算术、音乐、通史和物理学。起初，这些学校一般都是慈善学校，以后逐渐自给。那些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了解热门的西方学问的异教徒，将陆续把子女送进教会学校学习，异教徒也需要能教这些科目的教员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在破除异教迷信和传授有关上帝和自然的正确思想方面，教会学校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也只有第一流的教会学校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师。我们目前没有其他培养教员的机构，何况培养教员作为传教士工作合理而重要的一部分，已自然地落到他们肩上。的确，科学不是宗教的一部分，教授科学也不是教会的专门职责，但是它能够十分有效地促进正义事业。对此，教会是不能否认或者忽视的。基督教的本性就是激励人们的思想，唤起人们学习的愿望。它来到中国也同样是与西方科学与文明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基督徒为他们的子女寻求一种比古典教育更完全、更真实的教育就是必然的结果。他们以及其他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人无疑将最先获得西方的优秀科学与教育，并且主要是通